

真情告白

□ 谭平

2018年12月7日上午9时,母亲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一程。她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留下一些传奇的故事,也留下亲人们无尽的回忆。

母亲出生在重庆云阳县三坝溪,父母早逝,她没有童年的欢乐,靠家里的薄田收租,在云阳县读完小学,靠勤奋考上了万县师范。那一年她16岁。

万县师范是原四川第三师范学校,1907年建校,蜚声川东。在那个火热的校园,她结识了心上人——我的父亲。

1951年,她以优异成绩从万师毕业,从此在万州开始了她从事教育而又波澜起伏的一生。

她的一生充满传奇。她中师毕业后在小学当大队辅导员,是新中国培养的积极分子,21岁入党,23岁当校长,任校长近40年,桃李满天下。万县市北山观小学、鞍子坝小学、西山路小学的学生、家长都尊敬她。

她的一生充满博爱。丈夫去世后,她一如既往地放下校长的架子,奔走于城市与农村乡间,保持住农村传统家庭的长幼尊卑秩序和亲情。她以母性的光辉点亮学生的智慧,让那些困难家庭儿童走出困境,让那些调皮儿童走上成功之道,让那些出类拔萃者感恩不已。她对老师子女的爱甚于对儿子的疼爱,她把两个同事的女儿接到家里抚养、教育到成人,成为贴心的女儿。

她的一生极为节俭,从不乱花一分

手足情深

□ 黄瑞华

清明时节,是让很多人伤心落泪的日子,我自然而然地特别怀念我尊敬的好阿哥郑汉健。他于2018年11月15日撒手西游,但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仿佛他笑吟吟地对我说:“兄弟侬还好吧!侬不要再讲笑话了,我笑不动了……”

我与阿哥相识在1985年。他身体魁梧,相貌堂堂,一副菩萨相。他性格内向,为人低调,诚实、和蔼、博学。他喜爱书画,我喜欢书法篆刻,彼此交谈甚欢,相见恨晚。久而久之,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1988年,我与我爱人姚梅芬都患上甲肝,阿哥从静安寺的单位或普善路的家里,骑着永久牌老坦克,横穿几个区到我杨浦区延吉东路的家来探望,使我俩在精神上极大地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

若干年后,我方知阿哥竟是一代宗师吴昌硕第四代传人。他师承著名画家曹简楼及岳父吴长邺(吴昌硕嫡孙),同时又得到王个簃前辈的传教。他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在他恩师曹简楼先生为他题写“缶荫庐”斋名的画室中,挥毫泼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耕耘。当代著名书画艺术大师赖少其在观赏了阿哥的书画作品后,欣然题写了“缶庐遗风”。他的刻苦勤奋精神,令我肃然起敬。

2009年,阿哥不幸罹患胃癌,7月20日在瑞金医院动手术,胃部被切除了五分之四。记得他被推出手术室后尚未清醒,就大喊:“慢一点,等一等,

人间情未了

钱,尤其晚年对自己节俭到苛刻的程度,每天吃两顿,长期吃咸菜,导致营养不良,疾病缠身,没能再多陪我们几年。

她的思维极其敏捷,虽足不出户,但对国际国内政治大事了如指掌,可以深度分析政治形势和人物,对历史人物、演艺人员可以如数家珍,天文地理、社会人文无所不通。与她聊天受益匪浅,实为人生一大享受。

在她生前,我感受不出她的伟大,感受不出她的付出和艰辛,感受不出她的孤独与痛楚。她走了,我回想起母子走过的一幕又一幕场景,经历的一次又一次转折,聆听与她晚年一出又一出的对话录音,才深感她的母爱是那样的博大,她的付出是那样的无私,她的痛苦是那样地痛彻心扉——

1963年9月14日,她的丈夫病逝,她按丈夫老家的习俗把他送回梁平山上安葬。面对三个孩子和自己的未来,她选择了一个承担。

1963年的某日,她偶然翻出丈夫写给她和孩子们的遗嘱时,她被爱情和嘱托击晕,决定终身守寡,培养子女,塑造当代传奇。从那以后的56年,她做到了。

1964年9月14日,她丈夫病逝两周年的日记显示:外当校长,内当爹妈,经济和精神已达崩溃边缘。但她还是坚守信念:决不考虑个人问题!要把他的三个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材。

“文革”时,她深受其害,几欲自杀。在爱情、子女前途信念的支撑下闯过难关。

1974年,当她牵着我的手到农村落户时,一条狗追咬过来,她把我牵到身后,用她的身躯护住我。

她含辛茹苦的付出在接下来的年份中得到回报:1975年,15岁的次子远离家乡当汽车修理工;1976年,下乡的长子参军入伍当高原汽车兵;1979年三子入伍当海军。

子女成人后她很孤独。退休后靠办幼儿园和跳舞打发日子。长期的省吃俭用使她的肌体受损:青光眼、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找上门来。她开始游走于成渝之间治病。在70大寿后短暂旅游了北京、大连、三亚,再也未能出游。逐渐失明的她再也看不到美丽多彩的世界,对于一个爱美的人来说是何等残酷!

当我在影像中看到她孤身一人随万州夕阳红老年团上船点名时,她的眼神是那样的孤单,充满无助与无奈。我的泪水潸然而下:我们怎能让她一个人去旅游?自责、悔恨已无济于事了!

清明前,家乡的山间多了一座坟茔,而我则欠了母亲一世的情!

清明随想

□ 詹超音

二年前我面瘫,就在清明期间,故觉得清明容易发病,有种警觉。一位同学昨日去了另一世界,一位我特别尊重的好友在医院尚未查出真正病因。每到这个阶段,心恐慌。

肾主恐,肾先老。

做不到没心没肺,以前不是事的事,如今会不由自主地放大,挥之不去。

桃红柳绿,好景不失时节。此时,亟待正能量。找好友聊快活的事,做易做的事,口味淡些,养心,安肾。

去阳光下走走,去关注“微信运动”,名次是很激励人的。

面瘫,部分神经死过一次。扶起的篱墙容易倒,得常常予以刺激,热敷、按摩、用尖状物敲击,否则,还会死。

岁数一大,日趋沉静,最欣慰的是第三代、第四代常在膝前。那是希望。

看到希望的心情,可以驱逐肾恐。

□ 郑自华

父亲母亲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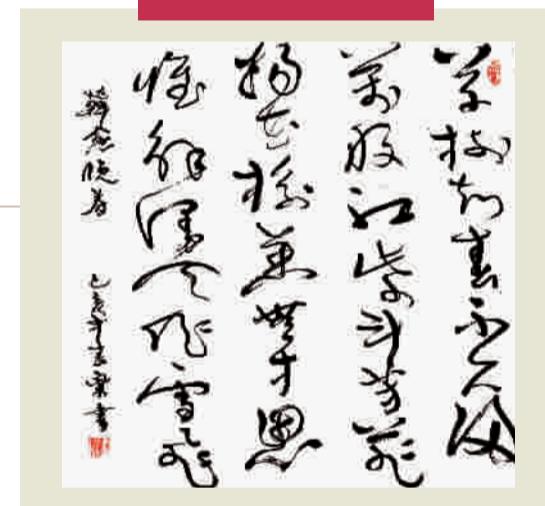
我们子女的眼里,母亲是个传奇人物。

母亲19岁嫁给我父亲,20岁就有了长子。母亲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其中两个在解放前夭折。1958年,父亲去世。父亲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每一个来吊唁的人都说,作孽,作孽!男人双脚一蹬,走了,留下这一大帮子孩子,怎么办?她一个人要挑起八个人的生活担子(当时我奶奶还健在)。都说母亲是厂里有名的美人,很多人打过母亲主意,追求过母亲。母亲没有改嫁。后来我问过母亲,母亲说:“我不能让六个孩子找个蛮爷(继父)。”为了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在母亲的精心操持下,我们子女的衣服补丁摞补丁,但是却是最干干净净的;家里每天0.50元的菜钱,母亲可以翻花样给我们增加营养,我们子女的身体都是健健康康的。我们做子女的都知道母亲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母亲是个传奇。母亲长期担任上海第二毛纺厂织造车间主任,由于工作出色,获得了工人的尊重,即使在混乱的“文革”期间,母亲依然坚持抓生产,保证出口业务的顺利完成。为响应号召,母亲含泪将自己的子女一个一个送到了农村,送到了边缘城市。经济上的困难,身心上的痛苦,所有的困难都是她一个人扛。等我们结婚生子,母亲又帮我们带大了六个孙子女中的三个!

母亲是个传奇,她是个要强的人,她不愿意麻烦子女,一个人在亭子间生活了近60年,三顿饭菜都是自己来。每年端午,母亲都要包粽子,然后给每家送去。我们说自己可以买,母亲说,哪有我包的好吃?我敢说,母亲包的肉粽绝对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直到95岁,母亲再也包不动了。母亲背得出每家人家的电话号码,在电话中,她经常给我们敲木鱼:“你们在单位里,不管做什么工作,千万不要做有辱门风的事情。”母亲在89岁高龄去台湾旅游,到神木那天下着大雨,团里有人跑得累了,大家看着不掉队的母亲:“累不累,看看人家老阿奶;苦不苦,看看人家老外婆。”

2018年2月,母亲以97岁高龄结束了她的传奇的一生,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书法 许朋乐 作

我还有一幅画还没画好呢。”他对艺术的追求达到了痴迷程度。尔后他又经历了痛苦的化疗、放疗。不久,他又拿起毛笔,写啊,画啊,孜孜不倦,累了躺下休息一会儿,又继续遨游在博大精深的吴昌硕艺术的海洋之中。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阿哥身为吴昌硕艺术研究会理事,不仅传承了宗师吴昌硕的艺术品、艺德,更可贵的是继承了吴昌硕的人品,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随恩师曹简楼一起用笔来支军、拥军,为最可爱的人奉献自己作品。汶川大地震,吴长邺先生率子、婿郑汉健和吴氏第四代姐弟们一起合作一幅大画送市民政局赈灾义卖。画中苍松巨石即出自郑汉健之手。他还创作了一幅书法作品:“千里守望蜀川,期盼共享阳光”,以此表达全家人心愿。2014年,吴昌硕,故乡浙江安吉斥巨资新建吴昌硕纪念馆。翌年,阿哥和95岁高龄的老人联袂在新建的纪念馆里举办“道法自然”书画联展。阿哥的作品浑厚朴实,气韵非凡,浑然天成,笔墨酣畅,力透纸背,入木三分,骨力遒劲,深得吴昌硕的神韵。展期结束,他俩将展出中的精品无偿捐赠给吴昌硕纪念馆收藏。2017年日本九州岛大分县美术馆举办《吴昌硕王一亭先生书画展》。展毕,阿哥的“石榴图”即被该美术馆收藏。

阿哥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成功的男

人,在他背后则有一个默默支持、关怀他的女人——吴有雯。2009年阿哥手术后,医生对嫂嫂说,要作好思想准备,阿哥顶多活三年。此话如晴天霹雳,嫂嫂强忍痛苦,耐心侍候,精心调理。阿哥在嫂嫂的照顾下身体恢复得很快。他们俩互敬互爱,同进同出,似一对初恋的恋人恩爱有加。我说阿哥术后活了十年,与嫂嫂辛勤付出分不开的,个中的甜酸苦辣谁能知晓?

这十年,阿哥不仅与病魔作斗争,还要与时间赛跑,更潜心于书画之中,作品水准有了质的飞跃。

阿哥去世后,嫂嫂为了却阿哥的心愿,数次往返上海浙江超山两地。超山有1932年落成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代宗师吴昌硕墓,为此,“郑汉健遗作展”今年3月23日在浙江超山隆重举办,深得来宾行家们的高度赞扬。而嫂嫂正是这样一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人。

虽然阿哥与我阴阳两隔,但他始终活在我心中。放眼西看看不尽,梦中相会总是你。千丝万缕剪不断,尽是我俩兄弟情。